王文肅奏草 七

廿十二合三十

V
262.7.61
W15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二

催

發緊要章奏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看得三日之前有兵部題覆御史

薛繼茂本內言雲南緬夷事情與一應處

分方畧最有關係該省撫按官專候

明旨欽遵行事已經臣等擬票

上請未蒙
發下此事體之必不可遲者至於議釋李材一
欵蓋既論緬事則不得不論及先年經管
此事之人且
朝廷不發勘則已既勘而覆則又不得不爲
從公一處以了此未結之案故臣等量擬
酌中之旨在
皇上不失處分初意而在廷臣亦自不得藉口
市恩揆之情法似無可復疑者乞
即檢原疏再加裁定可否發行又臣等昨以禮
記講章撰完請
旨接續進講別書未蒙
傳示講官無憑撰擬亦乞
聖裁早定以便遵行謹一併具
題以
聞

恭候
起居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伏聞
聖體在調具揭恭問
起居自後不敢再爲煩瀆比者因見久旱得雨
天氣頓凉竊念
聖躬自入夏以來頭目肩臂時有不安揔之皆

爲火證痰證今一得凉氣自然和解此乃
天之所以陰爲調燮默示保綏不特
皇上社稷之身可占勿藥之喜而臣等託在股
肱之末亦與有徼福之緣矣顧臣等又嘗
考古人養生家言以月令冬夏二至爲陰
陽相爭之候最易損人即今節交夏至一
陰始生而天氣之乍煖乍凉忽晴忽雨如
此此正陰爭於陽之候雖我
皇上龍體純乾萬萬不爲其所侵然清心寡欲
平氣怡神以養其內節食戒飲晝動夜息
以養其外實古帝王順時保嗇之要務不
可不加之意也臣等咫尺
天顏末由瞻睹不勝羹墻戀戀之誠謹具
題恭候
萬福并效愚忠伏乞
聖慈垂鑒

答

問東事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祿口傳

聖旨問朝鮮倭寇已於四月十九日離王京如

今已過一月如何不見下落欽此臣等因

仰見

皇上身處九重而心懸萬里不以戰勝而忘憂

不以敵去而忘備古之所稱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者臣等且爲今日頌矣敢不直述
所聞以對看得倭奴大衆久屯王京等處
其實欲占據朝鮮漸窺內地圖望甚遠蓄
謀甚深幸賴我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各文武將吏奉
廟堂之成算乘戰勝之餘威因而馳遣辨士說
諭歸巢仍間離其僞帥豐行長清正等於
是群倭勢窮膽破委於前月十九等日絡
繹王京而南今已行過四五百里節經巡
撫經畧等官塘報皆同而該部亦已據之
上聞矣但昨日又得一報謂倭雖已盡數發行
而在路每人徒步擔五斗之粮其行甚遲
日不勾四五十里又聞自王京至釜山半
路之間却又停止創建土城塞柵爲久居
之計不知其意何爲道遠信稀臣等無憑
臆決然大約不過三端其一則因入海無
船故暫住傍山一帶之地以便伐木造船

畢後過暑而行其二則因關白在對馬島
或尚未稟命不敢輕歸或已經稟命被其
中止皆不可知其三則又聞朝鮮人積受
荼毒欲乘此遠歸飢乏之際追襲報仇臣
等竊料倭中必有耳目因知此信所以欲
行復止立寨自防凡此皆不與中國之事
遲速進止難於取必乃臣等獨憂我兵怵
於浮議昧於大體有如見利而動亦爲朝
鮮人所爲則不惟自虧大信其曲在我抑
恐遠追窮寇全勝難期已經節次貽書經
畧阻之想此時已到彼中或可及止也輙
因
下問備細陳荅以寬
聖懷再惟兵家進退每決機呼吸之間今該部
見有議撤召募南兵及處分緬夷事情皆
關係軍機緊急之務若臣等票擬未當
聖心不妨隨意轉改若別無商量乞
賜發下以定邊計以安人心臣等職掌所關

不得不饒舌及此伏惟
聖斷施行

聖旨科道與宋嶽嶽兼大獄問令蔣清
可問前聯則答以實此皆不理中問
國法進止難於取乃
器用文狀狀中如何又止為
凝袁嶽嶽嶽全銀銀襲襲之銀書

辨論科臣遷轉事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科臣遷轉一事兩疑無端太甚懇乞
聖明辨察事該今日入
發下文書內有文選司郎中劉四科一本內辨
給事中許弘綱所論調科一事而疑及於
臣臣一見之與同官二臣不勝駭異嗟嘆
以為清平世界何其夢囈疊出一至此也

臣之赤心不愧天地自可談笑勿辭然不得不一聞

君父之前先是吏科缺出原任文選司郎中劉元霖見臣於朝房議欲調用許弘綱臣連應之曰得人得人因問何時上本元霖辭以即日出部且待接管新郎中到彼時臣嫌其遲趣之早推豈知有許子偉當陞也聞前此顏文選趙南星得罪時子偉有疏和解而臣時適在寓乞休並無揭帖送臣臣安知子偉所言何事喜其媚己而欲用之也既而新郎中劉四科至果用許弘綱臣等當亦票允於是外間嘖嘖始言子偉資次當陞吏部所以抑子偉而用弘綱之故專爲前疏臣於是始在外索取子偉原疏草讀之其語實兩解和平之論臣讀畢隨即手放下亦不復經必已而許弘綱聞知有調疏而未下即馳見臣於朝房備說科臣不陞而調是近年亂政其氣甚盛其

詞甚激臣慰之曰吏部縱有差錯亦係公
道推賢公不感其恩則已矣而反指之爲
孟浪爲專權有如驚動
上聽此心安乎弘綱見臣言切因而語反侵臣
以爲吏部官專將此事推是閣中主張若
不挽回雖十本要上連閣中亦不得乾淨
臣只得降氣溫言謝之因問弘綱公既決
不肯受可勸張給事勉强應承以了此事
否弘綱辭以同是調官豈有已所不欲而
可以強人者言之未已而張真觀之疏
上矣臣只得票擬下部再議以憑部中從公處
分彼一時也疑臣者乃科臣中謂其抑陞
而從調也臣因見科中有此疑乃始對都
御史李世達侍郎蔡國珍與四科稍言子
偉之無他全其體面使之自安而今日四
科之論顧又謂臣意在子偉驅使弘綱駁
之此一時也疑臣者乃部中又謂其惡調
而主陞矣臣猶記李世達先年謂臣曰方

今每遇一事必有兩片議論夫兩片議論
若事理相近猶可今一正一反極其懸絶
臣之受寃所不足恤而政體所關有不淺
者可不一爲辨証乎且臣與四科言子偉
是調疏已上之後四科亦明對臣言此事
與閣中無與而今日却謂初受事時臣即
言之即此時日先後一轉移間而臣之心
跡覆於宵壤此又可不一爲辨證乎抑臣
又記數日之前四科未到有疑於吏科調
陞之事曾向驗封司郎中顧憲成問同鄉
告假給事中侯先春可出否意謂此缺用
此人正相應而憲成荅以憂制臣爲之悵
然此豈有意在子偉也又臣近日
上泰交疏後四科來見臣即屈指鄒元標王敎
鍾羽正張棟謂當首推而四科即疏薦之
此四科亦何嘗與臣忤也今諸臣皆見在
皇上何不問四科曾否說調科之事與閣臣無
干臣與之言許子偉果否在前在後問顧

憲成臣之論及侯先春其意何爲問許弘
綱以朝房之言曾否疑臣主張更調問子
偉以世道人心一疏臣的係何時經眼其
疏果否專爲媚臣問劉元霖以一月之前
議調許弘綱臣曾否喜動顏色急催上本
則是非眞妄了然自明使四科而誠君子
也未必不悔其言之錯而尤其聽之誤矣
緣臣旣自信此心毫無愧赧不敢遽爲一
言杜門以動
上聽惟幸
聖明洞察臣處身之危當事之苦早放而曲全
之耳至於劉四科係新到銓臣料必有腐
部異同之論先入耳中且原未見
皇上近時所降專權之旨尚以爲出自臣等擅
票宜其言之不根如此此但當開之使悟
而不當處之以爲名也緣此疏係論及臣
臣等不敢擅自擬票伏乞
聖裁發下臺省各衙門與天下共評之與天下

共見之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二十九日奉
旨朕細覽卿所奏悉見光明正大有何可疑劉
四科用人市恩反被參駁心懷耻恨妄指飾
非誣誣於卿卿既說心不愧於天地可自安
心料理國事慎勿介懷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昨有疏辭銓臣劉四科之言今日正
在候
旨不敢進閣乃忽奉
手札一道諭元輔朕近來因痰火之疾兩目澁

瘴右背麻痺無力朕方倚任卿贊襄密勿佐
治化理因此久缺朝政乃無端小畜借言誣
詆飾非狂逞劉四科本當重治姑看卿量從
薄罰了卿乃朕之股肱朕正切毘賴卿不必
介意勿負朕懷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到寓臣恭設香案伏讀叩頭訖伏念臣之
不覲
天顏今經兩年近者屢揭求
對而
聖諭荅以玉體在調不敢固
請隨經兩候
萬安未蒙
批示正在懸仰瞻戀閒以爲
君父既當靜攝之時則臣子宜盡代勞之職以
故百凡中外事體矢慎矢公調上調下庶
幾不至仰累
憂煩稍酬
恩造而術疎誠淺竟不免劉四科之疑昨者畧

疏自明祗祈
默鑒而不圖
皇上遂爲之
細覽加意如此
手札之外又重以
手札真洞然如日月之照藹然如父子之親臣
復何心敢爲之介懷先身耻而後
國事乎第觀劉四科原疏其所執之理原無
甚差亦非抵飾但其疑臣實不是而持以
初來聞之不真思之不熟故臣惓惓以示
處爲勸耳茲奉
聖諭乃爲臣薄罰夫薄罰已非臣初請之意而
罰俸乃至於二年駭觀之甚尚可以爲薄
乎幸未
發行臣竊不揣百叩千
恩願爲臣將二年改爲二月此在
皇上一舉筆之間而內使微臣心安外使廷臣
無議伏乞

聖慈矜而許之至於部科中爭議紛紛臣竊有
私評劉四科之動氣生疑固爲輕率許弘
綱之以讓爲激亦覺矯揉揆之蕩蕩平平
之道則兩臣俱不必爾臣身在疑中正無
處法而茲奉
御批下六科公議妥貼停當之極使臣如披雲
見日旣愧且喜又
手札中雖稱有頭目肩背之疾而臣以
御筆之適徙仰窺
聖體之漸安以
宸斷之周詳仰見
聖心之無逸如臣罷駑雖猥荷股肱之託而股
肱終無自運之理自今以往開誠布公言
期必踐以盡捐目前恩仇異同之迹則臣
之力能勉之至於非力所及者惟望
皇上將息
聖躬早容
賜見然後臣之忠志得盡展而外廷之疑議始

盡釋耳臣不勝感
恩流涕激切之至

三十日奉
聖旨銓部調用自有公評卿性耿介朕豈不知
劉四科小畜故來誣詆本當重治又恐卿心
不安因此薄罰卿又來申救既這等說姑罰
俸半年卿憂思朕躬眞見忠愛朕知道了

催發章奏疏

本年六月初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
兵部則催
下原覆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
下所擬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催
下議減雲南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皇
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待

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毋重情有關風化誠恐
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奸徒因而打點其
誤事有不可言者至於兵部疏中帶有見
監犯人李材乃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
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史善言係進
士官而所爲悖逆至此臣等業以從重票
處如
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衛
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
恩澤原自
上裁量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
以部議懇切而强
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
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
在
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
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
國之義若

皇上以爲未當亦不妨
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
教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擬酌量叙用
一二明白傳示可否以稍光臣錫爵之顏
面若一槩
留中則臣言爲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
今日議論繁多每每於
皇上留中之疏
手批之旨動輙歸咎於閣臣臣等因此不單須
瀆通將近日應
批緊要章奏畧節事情開具
上請伏乞
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
題以
聞

謝釋宥繫臣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

發下兵部所覆御史薛繼茂條陳疏蒙

將李材寬宥發遣臣等一見不勝欽頌不勝欣

喜仰惟

皇上以至公之喜怒施不測之恩威向年因感

邊臣冒功之積弊不惜借李材以行法雖

一時處分特從重典而萬里行勘卒付公
評臣等已知
皇上愛惜保全之意密寓於懲創摧折之中矣
而羣臣不能將順徒事激擾使
聖人天地之心乂闕於上匹夫螻蟻之命日危
於下臣等實陰痛之茲者
寬旨霈然自天而降權衡功罪之實酌量情法
之中如揭白日而照覆盆布陽春而噓朽
木以臣等傍觀之人踴躍鼓舞如此而李
材七年滯獄三木窮囚一旦得此望外之
餘生與家人父子相見其起死肉骨之感
又當何如舉
朝各邊之人聞風慕義爭願滌瑕垢而出死
力者又當何如異時書之史官傳之萬世
豈特泣罪示恩祝綱垂惠而已耶至於臣
等冒昧催
下四疏同日並
發尤見

皇上以無我宅衷以不貪爲寶
命下之日天方暑而乍凉時久旱而忽雨和氣
所感不偶然也臣等服在近僚雖不敢貪
天之功然目見
聖德光輝人心翕服如此亦尚能徼榮藉口於
萬一矣昔堯舜在上而都俞喜起之風至
今爲烈臣等何幸再逢其盛謹具
題恭頌以
聞

請

發銓部乞休原奏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又蒙

發票吏部尚書孫鑨本乃第十次乞休臣等先

因本官稱病甚危執詞甚決已輒爲之具

揭請

旨尚未

發下至是鑨疏又
上臣等反覆其詞諄諄以保殘軀全
國體爲言且稱臥病三月以外業以住支俸
薪恐難再强而外廷紛紛因見鑨之不進
不退又疑臣等於
上前故意勒捎使之不得早去臣等實切苦之
然大臣告休閣中無徑自票允之理茲特
封
上原本可否去留通候
聖裁傳示發行有如
皇上留鑨乞
將臣等昨日所票御史牛應元疏先將鑨之所
薦鄒元標等酌量叙錄行鑨之言則鑨庶
乎可留而臣等亦可藉口以大義責鑨矣
此又採本務實之論謹一併具
題以
聞

請處分部臣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吏部侍郎蔡國珍本乃因本部

尚書孫鑨患病三月乞休十次該臣等節

次擬

旨或溫諭勉留或嚴詞責備勒令鑨之必出乃

鑨求去愈堅及今最後兩疏尚未

發下茲當六月下旬又該大選引奏之期本內
若不列鑨名則印務未經推出難以擅專
若仍列鑨名則事體原不與聞嫌於虛假
以此國珍不得已而題
請勉留庶便行事令鑨疏未
下而獨
下國珍之疏令臣等票擬臣等反覆思之甚爲
難處將仍擬留用則不知鑨疾果能遽出
不誤大選否將別擬放歸又不知
聖意果能哀鑨慨賜俞允否且大臣進退不批
廟享原疏而於他人疏中帶出亦恐故事所無
體面欠重非臣等所敢主張也茲謹將國
珍疏一併封
進以候
皇上檢出鑨疏傳定勉留之
旨發下庶部務不成久誤臣等亦可以措詞不
勝跂竦俟
命之至

答

廟享遣代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官以孟秋時享廟期恭請

聖駕親祭奉

聖旨廟享大典朕豈不欲親行對越奈近年以

來鬱火成疾不時舉發用藥過多身體無力

因此朝講久缺郊祀遣代非敢安逸自便覽

卿所奏朕知道了欽此仰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仁以享
帝孝以享
親上而
色養
兩宮下而
憂勤萬姓中外臣工無不欣仰稱頌者乃比年
偶以
聖躬動火

朝講希御
郊祀代行中外臣工又無不企瞻懸戀者及茲
復當秋享之期臣等方幸曠禮肇舉得一
望
清光於咫尺而昨又奉
遣官恭代之命爲之憮然竊念
聖躬所患原係熱證而今年適當極熱之年此
月又會極熱之月臣等叨列股肱癢痾一
體自不敢更爲煩

請仰勞
聖躬而竊料
祖宗列聖與
兩宮聖母之心亦必將以顧復保愛爲重能曲
體
孝思於祼獻趨鏘之外矣惟是
聖齡方茂久疾非所宜言時事多艱萬幾不容
臥理伏望
皇上加意保嗇順時節宣毋專精藥餌而忽清
靜內養之功毋急祛大熱而忘坐卧當風
之戒使
聖體早臻於全豫
天休滋至於無疆
執圭幣而禮百神
垂衣裳而朝萬國臣等不勝翹首祈望之至謹
具
題恭候
萬安以

聞

星變請

召對疏

本年七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等謹

題臣等伏自六月以來因天氣方暑

聖體未康故兩次具揭候問

起居未敢遽求

召見乃今時交秋令又值陰雨新凉論

皇上調燮之常理則靜久而當動論臣子瞻依

之至願則蓄久而當通正擬齋心具揭以
請而屬者天象示變
聖心警惕不寧亟下修省之令計
皇上此時獨居宮中左右顧問之無人亦必有
穆然深念而思與臣等一見者臣等竊惟
事天以實不以文降服乘慢撤樂出次者
修省之文也君臣和德飭綱陳紀者修省
之實也見今臣等日直
內廷仰見
皇上虛懷問察殫慮安攘其於修省之實固以
具舉惟是
朝講久曠堂陛不交往往有
天語親傳而德意不宣於下
宸翰親決而威權不制於上此君臣和德未孚
感災召異之大者合無乘此修省之時少
賜須臾之間使臣等與百執事皆得仰覩
威顏面承
謦欬於以盡舒久鬱之人望大振積弛之

朝綱庶幾和氣可回災祲可弛且臣等連夜
夙興仰視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于象
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天道昭昭尤
不可不深畏不可不亟圖蓋臣等常聞天
地之理陽伏則陰飛正羸則邪縮在里舍
愚民尚有禳星鎮宅之法而況
皇上身係
泰階之符五行七曜所從受紀顧當此非常之
譴異而欲以尋常修省弭之此豈有響應
之理更望
視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於
宮闈緩督責於左右寡嗜慾以防疾散積聚
以廣
恩于以上應紫微垣示戒
君身之象此亦
天子之厭禳也時下
聖節在邇知